

Werner Schüßler



# 利希：生命的诠释者

PAUL TILLICH. INTERPRÉT DES LEBENS

[德] 维尔纳·叔斯勒 / 著  
杨俊杰 / 译

DILIXI SHENGMING DE QUANSHIZHE

# 蒂利希：生命的诠释者

[德] 维尔纳·叔斯勒 著

杨俊杰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蒂利希:生命的诠释者/[德]维尔纳·叔斯勒(Schübler, W.)著;  
杨俊杰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3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9-0278-0  
I. ①蒂… II. ①叔… ②杨… III. ①蒂利希(1886~1965),  
P. --神学--研究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407 号

贝克出版社(C. H. Beck Verlag)

科学书社(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科学文献出版社(Verlag für Wissenschaftliche Literatur)

书 名 蒂利希:生命的诠释者

著作责任者 [德]维尔纳·叔斯勒 著 杨俊杰 译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冯田芳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全部或部分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如果我们将 20 世纪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做一个“盘点”，不难看出，其最有贡献的研究领域当属文化理论；同样，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也在文化理论。因此《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首先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西方重要的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成果，并以译介和研究上述理论为本丛书的首要目的，这是因为，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与我国新时期理论走向非常一致。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下，在对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的文化理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的意义所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时期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守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都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著，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 20 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本丛书通过对国外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辨析，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若干原点问题展开富有新意的研究,这对我国学术界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整套丛书,既有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心得;既有译著,也有专著;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身份、社会心理、大众传媒、互联网、广告、青年与妇女问题等等热点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乃至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及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由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它的批判理论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武器,因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乃至哲学、社会思潮的层面,而迈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有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必要,这也是编辑本丛书的初衷。

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 译者序

新教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年)著述甚多,长于思辨,也饱含激情。他的宗教情怀浓烈,却并不因此对世俗文化简而化之。国人与蒂利希结缘,亦起因于此。

约略可以1933年为界,将蒂利希的学术生涯分为前后两期。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前,他一直都用母语德语写作,来到美国之后则改用英语写作。书写语言上的这一变化,也是当时所有流亡美国的德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蒂利希经常回德国讲学、授课,以德语为学术语言的机会也随之增多,但英语依然是他的第一学术语言。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亦即三卷本《系统神学》(1951年、1957年、1963年)就是用英语写作的。迄今为止,国内所译介的也都是蒂利希的英文著作。

在英语的使用上,蒂利希难言熟练。使用英语写作《系统神学》,固然有种种可以理解的缘由,却也与他的思想不见容于德国主流学界有一定的关系。他的神学语言过于哲学化,譬如惯称上帝为“存在本身”、“存在的根据”;他的神学向哲学家、怀疑者开放,“因信称义”的不只有罪人,还有怀疑者,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却也是哲学家的上帝;他反对从字面的角度读解《圣经》,提出独特的宗教象征理论。这些都触动了德国新教神学界的正统观念。为此,欧陆的新教神学领袖卡尔·巴特(Karl Barth)直至晚年,仍然宁愿称蒂利希是哲学家而非神学家。

蒂利希并非无知于他的神学的偏执。然而他强调,在每一个“危机”时代,都需有一种神学基于所在时代的“处境”重新申述神学的真义。路德宣讲罪人“因信称义”,这就是神学回应处境的一个例证。而他的神学“介入”哲学,“介入”世俗文化,直面怀疑者、不信者,就是从神

学的角度回应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处境。

很显然，蒂利希所说的“回应”类似于“端正”或“道之以正”。换言之，他的种种说法，不论“文化神学”理念，“神学必须是进攻”，“哲学的神学”，抑或他所理解的“护教学”与“系统神学”，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介入”神学，一种“处境”神学，亦即依据基督教的核心信息“端正”现时代的世俗化处境。

然而，其所说的“端正”并非威压，据以神学的资源，自上而下覆盖世俗化处境，而是以世俗化的处境为起点，使用世俗文化的语言，揭示世俗社会里的或隐或显的矛盾与渴望，由下而上地输入基督教的信息予以引导。

我们亦身处世俗化愈演愈烈的潮流中，也在求索着解决之道。蒂利希已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我们固然不必以为这就是现成的解决方案，却至少可以借鉴并吸收。这同样也是蒂利希对待其他或宗教、或非宗教的思潮与传统的态度。求真思远的多元对话，确是最有益的。

国内译介蒂利希的著述颇多，也很重视对这位思想家的研究，唯少有蒂利希研究的翻译之作。德国特里尔大学叔斯勒教授(Werner Schüßler)是国际知名的蒂利希专家，在德语、法语、英语学界均有较高声誉。他是德国蒂利希学会的主持者，也是《蒂利希研究》(Tillich-Studien)的主编之一(另外两位是施多尔姆教授(Erdmann Sturm)和但茨教授(Christian Danz))。故此，唯愿对叔斯勒教授蒂利希研究的译介能够有益于国人。

本书共计 14 章，实由叔斯勒教授特意遴选的 14 篇文章组成，既勾勒了蒂利希“生平与著作”、“哲学观”、“神学观”，也梳理了蒂利希有关“象征”、“信仰”、“上帝之上的上帝”、“属魔的东西”、“自然的神学”、“权力”和“爱”这些重要概念的独特诠释，还透过蒂利希与雅斯贝尔斯的比较揭示了蒂利希思想与他者沟通的可能和前景。这 14 篇文章出处如下：

第 1 章“蒂利希的生平和著作”(Tillichs Leben und Werk)，原是叔斯勒专著《蒂利希》一书的第 1 章“边界上的生活”，慕尼黑：贝克出版社(München: Beck)1997 年版，第 11~25 页。

第2章“蒂利希的哲学观”(Das Philosophieverständnis),第3章“蒂利希的文化神学”(Die Kulturtheologie),第4章“蒂利希的宗教神学”(Die Religionstheologie),原是叔斯勒与施多尔姆合著《蒂利希:生平、著作及影响》(Paul Tillich: Leben - Werk - Wirkung)第2部分第1节、第2部分第3节、第2部分第9节,达姆施塔特:科学书社(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7年版,分别是第29~42页、第55~67页、第150~162页。

第5章“蒂利希的象征概念”(Der Symbolbegriff),原是论文《象征作为宗教的语言:蒂利希在宗教语言方面的“消解字面”纲领》(Das Symbol als Sprache der Religion),载叔斯勒所编《还可如何言说上帝》(Wie lässt sich über Gott sprechen?),达姆施塔特:科学书社2008年版,第169~186页。

第6章“蒂利希的信仰概念”(Der Glaubensbegriff),第7章“‘上帝之上的上帝’概念”(Der Begriff “Gott über Gott”),第9章“‘自然的神学’概念”(Zum Begriff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第10章“权力的本体论”(Ontologie der Macht),第11章“情爱与惠爱”(Eros und Agape),第12章“在尼采之后思考上帝”(Gott denken nach Nietzsche am Beispiel von Karl Jaspers und Paul Tillich),第13章“权威与启示的关系”(Zum Verhältnis von Autorität und Offenbarung),原载叔斯勒《“那无条件地让我们关怀的东西”:蒂利希神学与哲学研究》(“Was uns unbedingt angeht”. Studien zur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Paul Tillichs),柏林:科学文献出版社(LIT Verlag)2009年第3版,第33~45页(原是《“人无可挽回地是宗教的”:论蒂利希的“动态的信仰”概念》,即“Der Mensch ist unheilbar religiös”. Zu Paul Tillichs dynamischen Glaubensbegriff),第133~141页、第161~173页(原是《新教的原则对抗自然的神学?》,即 Protestantisches Prinzip versus natürliche Theologie?),第201~230页、第273~286页、第259~271页、第63~77页。

第8章“‘属魔的东西’概念”(Der Begriff des Dämonischen),原载诺德(I. Nord)与伏尔茨(F. R. Volz)合编《边边角角》(An den

Rändern), 明斯特: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79~191 页。

第 14 章“密码抑或象征”(Chiffer oder Symbol?), 原载但茨(C. Danz)、叔斯勒与施多尔姆(E. Sturm)合编《象征作为宗教的语言》(*Das Symbol als Sprache der Religion*), 维也纳: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35~152 页。

承蒙慕尼黑的贝克出版社、达姆施塔特的科学书社、柏林与维也纳及明斯特的科学文献出版社惠允, 得以无偿翻译并出版这些作品。感谢德国图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的资助, 我得以在 2009 年夏季学期访问并求教于叔斯勒教授。叔斯勒教授拟定书名为“蒂利希: 生命的诠释者”(Paul Tillich - *Interpret des Lebens. Einführung in sein Denken*), 还慷慨撰写了中译本导言。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马驰研究员和当时在德国波恩大学学习的王卓斐同学, 是他们鼓励和支持了本书的翻译。

本书涉及蒂利希的著作较多, 其中主要者将代以简称, 具体如下:

“文集”代指 14 卷本《文集》, 亦即蒂利希:《文集》(*Gesammelte Werke*), 阿尔布莱希特(R. Albrecht)编, 1959 年及以后。

“补遗”代指 16 卷本《文集补遗》, 亦即蒂利希:《补遗》(*Ergänzung- und Nachlaßbände zu den Gesammelten Werken*), 黑纳(I. Henel)等编, 1979 年及以后。

“主要著作”代指 6 卷本《主要著作》, 亦即蒂利希:《主要著作》(*Main Works / Hauptwerke*), 拉周(C. H. Ratschow)编, 1987 年及以后。

“宗教谈话”代指 3 卷本《宗教谈话》, 亦即蒂利希:《宗教谈话》(*Religiöse Reden*), 1952 年及以后。

“系统神学”代指 3 卷本《系统神学》, 亦即蒂利希:《系统神学》(*Systematische Theologie*), 1955 年及以后。

## 导 论

专注于保罗·蒂利希的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算而今已愈三十载。他的思想对于我的魅力，却丝毫未有所褪，反而更有甚于前！即便今日，我仍不断地体会到，他的著作里还有很多的方面、很多的思路，是此前我们未曾留意的。蒂利希的著作颇重视凝练的神韵，近乎每一句都值得品味。雅斯贝尔斯有一说法甚为精当，大意是但凡伟大的思想家都有一个根本的标志，那就是，关于他们的理解和把握不会有终结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标志，蒂利希的著作中也确是有的。约略可以说，每个话题他都谈到了，在他那开放的体系里都能寻得到。

近些年来，我也特别着力于亚洲思想传统的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的研究。为此，我很能够理解蒂利希对于中国何以有着这么大的魅力。蒂利希首先是一位取意于综合的思想家，他的思考力求平衡，拒斥极端，不取二元论的策略，也避免非此即彼的论调。在我指导的博士生中，有来自贝宁（非洲）的，也有来自日本和韩国的，他们都特别钦佩蒂利希思想的这一点。与大师埃克哈特、库萨的尼古拉抑或雅斯贝尔斯一样，蒂利希借助“无条件者”、象征抑或“上帝之上的上帝”这些概念所要表述的意味，让亚洲的思想传统颇感亲切。他在宗教哲学方面的思考具有开放的特点，一如雅斯贝尔斯的“哲学的信仰”思想，即便不能忘记他从来都是一位基督教的神学家，他的宗教哲学措辞满载着神学的意味。

蒂利希并未开创什么学派，雅斯贝尔斯也一样。这与卡尔·巴特或海德格尔形成鲜明对比。巴特的追随者，抑或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到处都是。喜欢蒂利希的却只是散兵游勇，哪里说得上“蒂利希学派”。怎么会这样呢？蒂利希（雅斯贝尔斯也一样）所关心的，不是传承哪些特定的内容，而是传承一种特定的思想方法。罗伯逊（D. B.

Robertson)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作为蒂利希在纽约联合神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有很多人从蒂利希那里学到的远甚于从其余人那里学到的，然而如果真要他们说一说的话，他们都很难说清楚究竟学到了什么。

蒂利希的神学思想具有相当开放的特点，不论是面对哲学，或者面对文化，抑或面对基督教之外的其余宗教。也正是这开放的特点，使得许多差别极大的思路都向他致敬。然而，也至少有不比这少的人是拒斥蒂利希的。哲学家们责其以神学的片面，神学家们则训斥其哲学味道过重。有人视其为新教领域的托马斯·阿奎那，却亦有人责其为基督教的叛徒。有人以为他脚步轻浮，却亦有人深觉其步履沉重。有人以为他有时代的局限，在神学方面是彻底过了时的，却亦有人在他的思想里找见了将来的神学。有人觉得他的神学是“上帝已死”神学的开路者，却亦有人推崇他，认为他从这世俗化的世界里救出了宗教的神韵。有人怀疑他消解了纯正基督教的东西，却亦有人怅然于他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事，还因此谴责他。有人公然讨论他究竟是不是无神论者，抑或即便不是无神论者，也一定是泛神论者，却亦有人愤慨于他只借着宗教的光明来观看万事万物。纳粹要镇压他的宗教社会主义学说，但也有人谴责他的思想在法西斯的问题上怀着暧昧的态度，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人说他总是从实实在在的具体经验出发，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他的思考绝非“由下往上”，而首先由一些原则、一些要求由上往下。

这里面没有哪种说法是切合蒂利希的。他总是开放的。也正因此，许多差别极大的思路才能够都向他致敬。谁要是站在“边界线”上，就免不了会被算作是这一边的或者那一边的。难道这恰意味着他的思想是模糊的，毫无立场可言，他本人则像只变色龙一样应景生变，以便不招惹什么事？不是这样的。因为蒂利希毕其一生都斩钉截铁地痛斥任何一种妥协的作风，他的背井离乡就是明证。只要认真地想一想使徒保罗所说的“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9, 22)，就不会这样误解蒂利希了。蒂利希本人其实很清楚这其中的冒险意味。

谁要是坚持只能言说可被清楚地言说的事情(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就会觉得蒂利希的思想,还有他的措辞,是模糊的。然而,现实总是多层次、多维面的,蒂利希的思想所着力的恰是要合乎实情的。上帝、宗教、精神、自由等等,这些古老的词汇绝没有被彻底地研究透彻,而始终是不可穷尽的。

有人说他的概念都缺乏精确性和连贯性。面对这样的谴责,蒂利希的回应是,有些概念是抗拒定义的,其意味只可借助其与别的概念的相互关联而“被揭示”。而且,那些承担着奠基作用的本体论概念都是这种类型的。这些概念是不可能定义的,只能够通过揭示这些概念在怎样变化繁多地相互衬托着,把这些概念说清楚。这种“揭示”的方法可以是精确的,也可以是不精确的;可以是连贯的,也可以是不连贯的。但是,用来衡量的标准不可以是“定义方面的”精确性或者连贯性。

蒂利希的思想既充满了矛盾,又没有什么矛盾,就像生命本身那样。然而,生命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破碎的,完全破碎的,也必然是意义模糊的。生命的这种意义模糊的特点,充分地表现在蒂利希的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中。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把自己看成是哲学家抑或神学家,而自称是“生命的诠释者”(有一次他在一个学生面前是这样说的),其所诠释的是一个在根底处意义模糊而不可能用意义明确的语言予以表述的生命。人都生活在一个水平的界面上,以前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这水平的界面也表现在蒂利希身上,他向人们清楚地展现了他的实然的状态,但同时也展现了他的应然的状态。不过,这应然的状态只在瞬间闪亮,永恒的倒是那从来都残缺不全的东西。

伦多夫(Trutz Rendtorff)曾说蒂利希的思想是一种“后现代的宗教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是一个执著于启蒙、执著于进步的信念、执著于科学的可信的时代,蒂利希却克服了这样的一个现代,因为他用以回应“现代”的是“对启蒙的启蒙”,因为他注意到了进步和科学不可能在终极处让人充实,而永远都会有不能令人满足的东西。在终极处变得充实,人只能够通过垂直的向度体验到,而不可能通过水平的向度。只能够通过与“超越”、与“无条件者”相遇。这便是蒂利希思想的中心,他的思想的所有方面都围绕着这一个点。这就是要决断——究竟是要充

实还是不充实。正由于这一点，对于蒂利希来说宗教问题从来也是对人的实存的意义、对笼统的实存的意义的追问。在这本书中，我汇编了近些年来的论述，试图清楚地展现蒂利希思想在视角方面的丰富性。我基本上剔除了过于专业的神学方面的论述。要是在有些论述里仍然有神学的痕迹，不妨当成宗教哲学来读。特别要注意的是，当中有一篇文章是比较蒂利希与雅斯贝尔斯的。<sup>①</sup>

我要特别感谢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年轻译者杨俊杰博士。结集翻译的想法，系其2009年夏季学期由图森基金会资助在特里尔大学访学期间所提议。

我的简论《雅斯贝尔斯》的小书已于2008年被译成中文，<sup>②</sup>为此我倍感欣慰于这本蒂利希论集也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更寄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中国的蒂利希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维尔纳·叔斯勒(Werner Schüßler)  
2009年12月于特里尔

---

① 有兴趣者亦可参看拙著如下：(1)阿尔布莱希特(Renate Albrecht)与本人合著：《蒂利希及其著作》(*Paul Tillich - Sein Werk*)，杜塞尔多夫：帕特默斯出版社，1986年版；(2)阿尔布莱希特与本人合著：《蒂利希及其生平》，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彼得·朗出版社，1993年版；(3)拙著《蒂利希》，慕尼黑：贝克出版社，1987年版；(4)本人与施多尔姆(Erdmann Sturm)合著：《蒂利希：生平、著作及影响》(*Paul Tillich: Leben - Werk - Wirkung*)，达姆施塔特：科学书社，2007年版；(5)拙著《“那无条件地让我们关怀的东西”：蒂利希神学与哲学研究》(“Was uns unbedingt angeht”. *Studien zur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Paul Tillichs*)，柏林：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版。

② 维尔纳·叔斯勒：《雅斯贝尔斯》，鲁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目 录

##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	( I )
译者序 .....	( 1 )
导 论 .....	( 1 )
第一章 蒂利希的生平和著作 .....	( 1 )
第二章 蒂利希的哲学观 .....	( 14 )
第三章 蒂利希的文化神学 .....	( 32 )
第四章 蒂利希的宗教神学 .....	( 48 )
第五章 蒂利希的象征概念 .....	( 63 )
第六章 蒂利希的信仰概念 .....	( 88 )
第七章 “上帝之上的上帝”概念 .....	( 102 )
第八章 “属魔的东西”概念 .....	( 112 )
第九章 “自然的神学”概念 .....	( 128 )
第十章 权力的本体论 .....	( 143 )
第十一章 情爱与惠爱 .....	( 180 )
第十二章 在尼采之后思考上帝 .....	( 193 )
第十三章 权威与启示的关系 .....	( 206 )
第十四章 密码抑或象征 .....	( 221 )

# 第一章 蒂利希的生平和著作

1886 年 8 月 20 日,保罗·蒂利希出生于勃兰登堡的施塔泽德尔(Starzeddel),也即现在波兰的施塔罗西德尔(Starosiedle)。父亲约翰·蒂利希,是当地的路德宗牧师。

1890 年,全家迁至肖恩弗里斯(Schönfließ),也即现在波兰的特尔琴斯克-茨德罗伊(Trzcinsko Zdrój),因为他的父亲升任高阶牧师,担任教区牧师。从 1900 年起,全家住在柏林。母亲玛蒂尔德(Mathilde)出生于杜尔泽勒(Dürsele),1903 年猝然离世,保罗·蒂利希甚为悲痛。

还在中学高年级的时候,蒂利希就已经痴迷于哲学。从弗里德利希·威廉高级中学(Friedrich-Wilhelms-Gymnasium)毕业后,他前往柏林大学神学系报到。那是 1904 年的冬季学期,当时他已经很了解哲学史,特别是康德、费希特。1905 年的夏季学期,他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此后的 4 个学期,他都待在哈勒大学。哈勒大学在神学界是享有盛名的,最有名的神学家有克勒(Martin Kähler),他对蒂利希的影响至为深远。1907 年夏季学期结束后,蒂利希回到柏林大学。作为勃兰登堡本地学生,他必须通过勃兰登堡教会监理会的神学考试。1908 年他参加了考试,成绩是“优”。

依照惯例,通过神学考试之后得当两年的牧师助理,但蒂利希没有这样做。1909 年 3~10 月,他全权代理利希滕拉德(Lichtenrade)的牧师克莱因(Ernst Klein)的牧养事务。这意味着,这个 23 岁的年

轻人独立地牧养整个社区。在这段时间里布道很散乱，可是他在体系思维方面的能力却已显露出来。（参看《补遗》第7卷）

这期间蒂利希潜心研读谢林，围绕这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撰写神学硕士论文。不过，由于柏林给了资助，他就先在布累斯劳大学读了哲学博士课程，他的博士论文是《谢林肯定哲学中的宗教史构造：前提及原则》。在通过博士学位口试后，他于1910年8月22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4月1日，他在瑙恩（Nauen）担任代理牧师。任代理牧师期间，他继续深入对谢林的研究，1912年4月22日凭借论文《谢林哲学演进中的神秘主义与过错意识》获得哈勒大学神学系的神学硕士学位。结束代理牧师职务后，他又参加了第二次神学考试，1912年5月4日获评“优”。由于已写有两篇学位论文，学术道路已向他敞开，但他必须先通过布道考试。他参加布道考试所据的文本是“哥林多前书3:11~15”。

在1912年8月18日出任柏林圣马太教会牧师之前，6月和7月蒂利希都在柏林的特瑞普陶（Berlin-Treptow）牧区做事。出任牧师以后，从8月底起他在柏林的莫阿比特（Berlin-Moabit）协助布道。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底层接触，他切身体会到了工人们糟糕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与无产者们交往。这些感受，促成了他日后主张宗教社会主义。

1912年的夏天，蒂利希和好友维格纳（Richard Wegener）商量着要把远离教会的有教养者们聚集到一起。他们两人决定就在住所里组织讲演，邀请学生们、艺术家们、研究者们来听。他俩儿还给这个活动起了名字——“理性之夜”。这很清楚地表达了组织者的宗旨：思维活动旨在说服，而非基督教式的认信。这般护教的底色，也留存在蒂利希此后的思想中。

结束了布道协助工作以后，蒂利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同哈勒大学谈妥了就职的可能，然后从1913年开始着手准备神学从教资格论文。

1914年9月28日，蒂利希与格蕾蒂·韦弗（Greti Wever）结婚。他们的相识，是在1913年。朋友们都劝蒂利希在结婚这件事情上要